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七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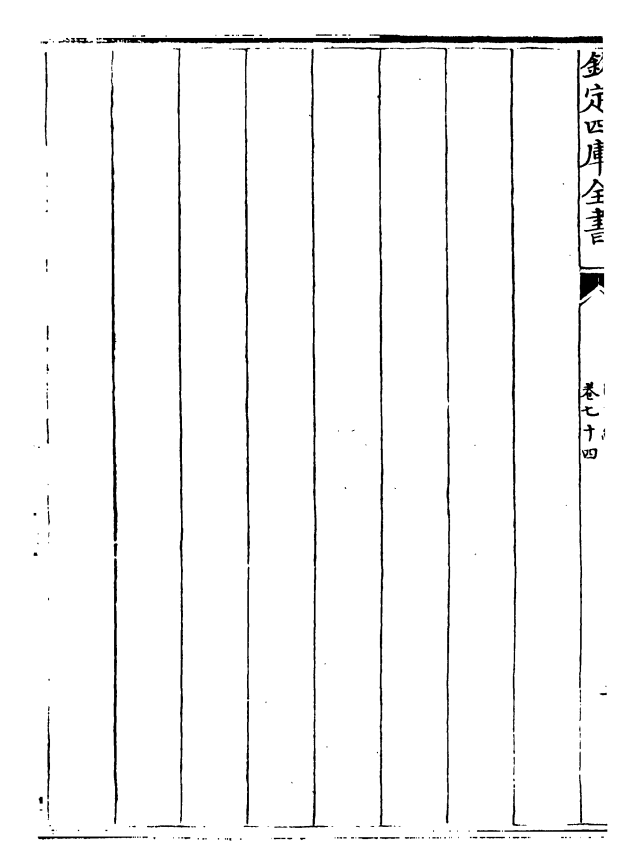
明 章潢 撰

心象圖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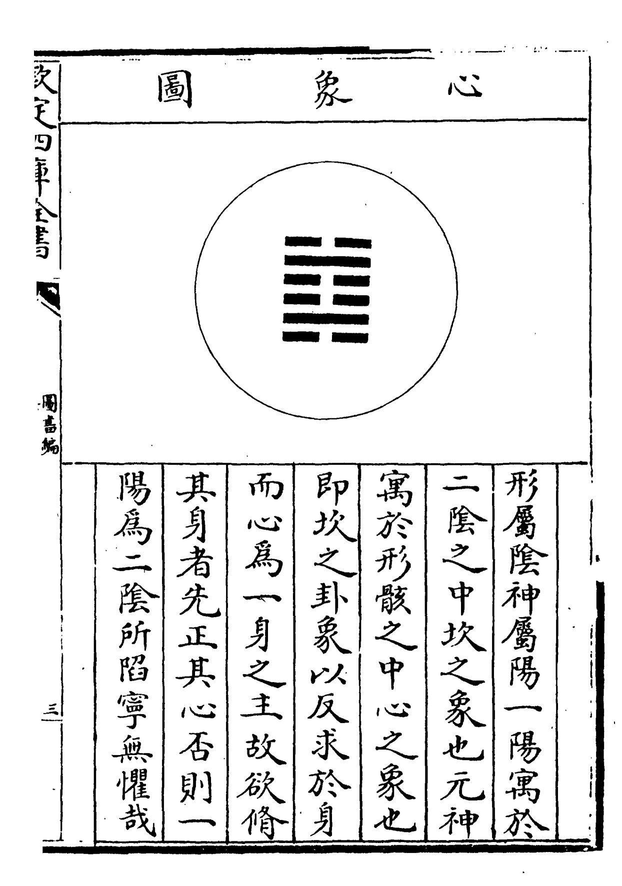
人之一身內而五臟六腑外而四肢百骸達之事爲而五常百行皆有象也皆可得而圖也然而主之者心也惟心則淵淵浩浩深廣無際操存舍亡出入無時神明變化不可得而測也果可得而象之乎易曰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可於復而見之而人心獨不可見乎文王獨于坎卦曰習坎有孚惟心亨故于坎取心之象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于此可默識矣人須是該其真心識此一陽爲主於内者是也凡一身之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以及五常百行皆于此乎統之也豈惟是哉一身之中自其主宰謂之心其靈覺謂之性其不測謂之神其專一謂之志其發動謂之意其感觸謂之情其紬繹謂之思其運用謂

之才其名雖殊其實一也識其心而性也情也神也志也意與才也皆舉之矣況引而伸之凡道德中和仁義禮智孝弟忠信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舉宇宙內事何一而非心乎不能真識此心欲其操而存之也難矣故孟子一言以蔽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有志立人之道者盍亦自識其心乎



心象圖



形屬陰神屬陽一陽寓於二陰之中坎之象也元神寓於形骸之中心之象也即坎之卦象以反求於身而心爲一身之主故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否則一陽爲二陰所陷寧無懼哉

易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大哉心乎其通天地人而一之者乎惟人能全此心則位天地育萬物參三才而一之矣但人生天地間雖同具此心而不免淪於禽獸與草木同腐朽者不識心故也嘗讀易見文王於六十四卦獨於坎卦以心爲言乃悟坎之卦象其即人心之象矣乎何也人之所以負陰抱陽而德合天地者以其有此心也乾純陽坤純陰震艮雖陽而偏於上下惟☵則一陽在

中也以此反觀於身凡耳目口鼻四肢百骸非即坎卦之一卦之二乎心之主宰於中至虛至靈非即坎卦之一乎人能存此心爲使一陽爲主於内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非即道心惟微之謂乎苟爲郡陰所陷而狥耳目口體之慾非即人心惟危之謂乎可見陽固不離乎陰而有以宰乎陰心固不離乎形而有以宰乎形心爲形役則道心即人心矣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人心不亦純乎道哉噫覩坎卦心象而

陰陽危微之介良可懼也是故心不可象也而以坎卦象之所以自省而自儆也惟善悟者得心而忘象

古今說心考

書曰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大學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

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

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者由是則死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

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羮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宫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

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云云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邵子曰心為太極　邵子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

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先天學心學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者也程伯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心要在腔子裏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只是心須由自家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

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着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柰何張天棋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着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像皆非自然君術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係縛且中字亦何形像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

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待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他臟腑只爲原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

程叔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程叔子曰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絶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

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

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内義以方外須是直内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程叔子曰心之燥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

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正於見聞梏小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龜山楊氏曰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語仲素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爲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惟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

明道見謝子紀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子被他折難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隱之心

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朱子曰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滲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着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

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

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敎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耳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

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

心之為物至虚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覺者也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狥物欲於軀殻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

心要活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

陸象山先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於不食宣教公呵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

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接筆書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

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大覺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

心之無所不通

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只在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是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此理塞宇宙如何入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知此敬忌箇甚麼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豈是人心只有這四端而

已又就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端指示人人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矣

陸子曰心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

攝制人如此之甚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管閒時候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為人欲道心為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

薛文清公曰心本寛大無邊一有已私則不勝其小矣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康齋吴先生曰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揺動

白沙先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静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隠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随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歴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涣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兹乎

人具七尺之軀除此心此理之外無可貴矣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堁骨頭耳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滛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滛凡百所為一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矣

敬齋先生曰心有主則在閙中亦静故程子以為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陽明先生曰良知者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

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

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其應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

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固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集義者也欲從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

子之雖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

持志而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要選官

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問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

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須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湏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

靜上用工固是好但終自有弊人心自是不息底雖在睡夢此心亦是流動如天地之化本無一息之停然其化生萬物各得其所却亦自靜也此心雖是流行不息然其一循天理却亦自靜也若專求靜上用工恐有喜靜惡動之弊動靜只是一箇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夫物理不外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也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庵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

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以啓學者心理之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也

夫士貴乎有天下國家之志有天下國家之志夫然後能有天下國家之憂而其視非義也雖一介若將浼焉其視民之饑寒愁苦與其厄於貪殘猛悍汲汲焉救之也如赤子之在膏火而同室在虎狼之口其身之毁譽禍福又奚暇乎計也此之謂天下第一流

人品孟子所謂無待文王而興者也果何為其然也混宇宙一氣也天地萬物一體也身家國天下一物也心也者天聰明也譬諸日月皜皜乎無不照臨也太山不能虧日月之光而藐玆軀殼能限吾天聰明也乎是故仰焉而星辰俯而草木皆氣也皆道也即皆我也況於人乎是心也自堯舜謂之道心謂之中自孔子謂之仁謂之至善戒懼恐懼則所以擇乎此固執乎此耳上揆之唐虞三代聖君賢相下覩之魯

鄒濂洛諸大儒其所以揖讓所以放伐所以相授受
其誰非斯義也乎
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悪亦可也
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矣
又爲無善無惡之説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
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虚靈也猶目之明耳
之聰也虚靈之體不可先有乎善猶明之不可先有
乎色聰之不可先有乎聲也目無一色故能盡萬物

之色耳無一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一善故能盡萬物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爲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也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子之前先加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爲之則耶抑虛靈之中偶因感以觸

發其機自不容已耶目患不能明不患有色不能辨耳患不能聰不患有聲不能聞心患不能虚不患有感不能應虚則靈靈則因應無方萬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嘗有善也其感也無常形其應也無定跡來無所迎去無所將不識不知一順帝則者虚靈之極也赤子匍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未免於乍見之後添入於納交要

譽之私矣然則乍見之發豈非生於不識不知之中而㳺入之私豈非蔽於擬議之後耶然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惻隱之不足耶抑去其蔽以還其乍見之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程子曰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夫所謂廓然者不蔽其虛靈之謂也虛靈之蔽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橫於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惻隱以保四海自孩提以達天

下自赤子以至大人實無俟取足於外而本來真體渾然全具學心之功雖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亦不過反其初焉已矣真體之上固未嘗許有所增益也後之學聖人者不思反覆其初但恐吾心之聰明不足以盡聖人之知見倀倀焉求索於外假借影響測億之似自信以爲吾心之真得是勝其目以擬天下之色塞其耳以億天下之聲影響測億之似拘滯固執之迹適足以塞吾虛靈之真體礙吾順應之妙用

其去至善益遠矣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曀霾絪緼何物不有而未嘗一物為太虚之有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明自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歲自成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自生人心虚靈之體亦復如是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既曰百慮則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絶去思慮之謂也千思萬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

之則無逆吾明覺自然之體是千思萬慮雖謂之何思何慮亦可也此心不可先有乎一善是至善之極雖謂之無善亦可也五十九條

心總論

心學傳自虞廷流泒遠矣韓退之云孟子死不得其傳陸象山自述其學得之孟子甞誦其言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

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甚喜吾之心與聖人同而作聖之功亦易為力也且悔昔日矜持大勞未免博焉而寡要矣於是舉日用之功惟從心所欲果爾此心本虚此心本靈此心本自知覺凡事之應與物之接果油然天機之順適若決網羅出藩籠逍遥天壤間也然穀不種而祇恃其畎畝之必産金未陶而祇恃其沙礫之中藏既而

成心存焉亦以爲本體之見在既而機心發焉亦以爲妙用之時宜未幾覺之愈自悚惕皇皇焉夙夕黙識隨處體察始自悟師心之非也始悟孔子之從心所欲有矩在焉發憤五十五年而始不踰也始悟陸子所謂聖無不同者不徒曰心而曰理且指盡心之聖人言也惟其聖域之優入是以心理之大同吾且未識其真心何敢遽同乎往聖雖陸子立大而其功愈密於人情事變非徒守虚凈之本體恣瀟洒之情

況已也嘗以此求諸聖賢之典籍焉舜大聖人也乃曰人心惟危湯大聖人也乃曰以禮制心孔子有舍則亡之訓孟子有求放心之言大學云正心易云洗心易其心諄諄若此者正教人辨危微存亡之機而求明此理之同然者以自盡焉耳然而未易辨也何也心之廣大舉六合而無所不包心之精微析萬殊而無所不入心之神明徹千變萬化而無所不用惟其廣大無不包也虎豹豺狼莫非生意而慈悲普度

雖摩頂放踵在所必為皆心之廣大也未易辨也惟其精微無不入也垢穢尾礫莫非妙道而探索隱僻雖鈎玄鏤塵剖析鄰虛皆心之精微也未易辨也惟其神明無不周也縱衡翕張莫非圓機而與世推移雖神通妙解倏忽流轉皆心之靈變也未易辨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焦火凝氷變幻靡定將以為遠也自生之日至於死之時凡寒思衣饑思食經營聲色計筭貨財愛敬親友莫非此心為之運用雖終身不

自著祭而夫婦悉與知能孰得而離之哉將以為近也天理當機忸怩泚顙已私一動骨肉仇讎形坐神馳魂游魄制一睫之間恍然在几席之前忽然在千里之外孰得而孰之者也是故自聖人以至塗人作德日休作偽日拙心之勞逸不齊莫非心也顧用之何如耳雖曰觀諸孩提之愛敬則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人乞人不受嘑蹴雖牿亡之後本心猶有未盡泯者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於

未喪之先或指點於既喪之後克念罔念聖狂攸分
無非欲人自識其真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為孩
提也曾有漸長不為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嘑蹴
曾有永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譬之種穀不種不生譬
之真金不陶不淨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兢指衆人
見在之心即與聖人同也然則世之人豈盡失其同
然之真乎噫難言也果真心之盡失則有志者猶得
而辨之也惟其真妄混淆能決死生於危迫不免計

豈約於晏安天飛淵潜星流電閃而日用不知無論已間有志於心學而自容其功者非不欲鼓其氣以拓充其量而囊括空虛若幾於廣且大矣然心不離乎氣而氣不足以盡心一任其氣即非無方無體之本然也非不欲銳其見以鑽研其容而窺測竅妙若幾於精且微矣然心不離乎見而見不足以盡心一用其見即非不識不知之本然也非不欲殫思爲以擬議其神妙而變化錯綜若幾於靈且明矣然心不

離思爲而思爲不足以盡心一涉於思爲即非無聲無臭之本然也葢太虛萬象惟心所現心識一泯空象皆無是宇宙本自無窮人心未免有着此盡心之所以難而常與宇宙相隔越也然則聖人之同然者終不可得而識之哉葢與其求同於聖人莫若觀同於赤子聖人水之海赤子水之源海難窮源易見也何也赤子之心何學何慮而其虛靈知覺廣大精微渾渾乎一宇宙之無邊際無間隔故也大人雖無所不

學無所不能其所以不學而能者未之失焉雖無所不慮無所不知其所以不慮而知者未之失焉故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而合德於天地也可見赤子即未污染之衆人而衆人乃已污染之赤子聖賢即已暴濯之衆人而衆人皆未暴濯之賢聖者也此則在人反而觀之果未污染否乎果已暴濯否乎果道心也良心也拳拳乎守而勿失可也一有污染不得不加暴濯之功而日新又新庶可復其天然之故若徒曰

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聖而此心之堅白即可日試於磨涅曷不思曾子之贊其師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以孔子之皜皜不可尚者濯之必江漢暴之必秋陽也使遍以衆人見在之習心而未嘗暴濯者強同乎聖心且曰立躋聖位非吾所知也噫此大學所以言正心必先之以誠意致知格物

無善無惡者心之體

心學肇自虞廷大闡明於孔門而心體則人人所同有也以人人所同有者而人人不自知焉故言心者曰心本善而無惡也曰心雖本善而其用流入於惡者亦心也曰心之體本無善而無惡也夫謂之本心良心仁義之心皆自善而言也何以謂之無善無惡哉盖人心之體本自虗靈而以善惡對言之惡固非所有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況善本無方體無窮盡無先後内外窺之莫得其藴求之莫測其端遂謂之無

善無惡不知此即至善之全體也然心體虛靈人莫不信之矣太虛之中果何所有乎猶目之明耳之聰以其虛也目虛無所不見耳虛無所不聞何其靈也虛靈之中不可先有乎善猶明之本無色聰之本無聲也目無一色固能盡萬物之色耳無一聲固能盡萬物之聲心無一善固能盡萬物之善者乃探索於事事物物之間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爲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

是自窒其虛靈之體非止至善之謂矣于此欲矯其
其弊何不直指太虛之體以端中正之趨謂靈扃中
藏淵淵浩浩未易測識此乃天命之性為人心同有
之至善而一毫人力不與者也故不曰至善而曰無
善無惡焉寧知目不可先有妍媸之色未嘗無明也
特其天明不可得而覩焉爾耳不可先有邪正之聲
未嘗無聰也特其天聰不可得而聽焉爾心不可先有
善惡之念未嘗無靈明也特其虛靈不可得而執持

焉爾夫聰明即耳目之善靈明發竅爲耳目之聰明即心之善也因明之不可覩即謂之無明因聰之不可聽即謂之無聰因虛靈不可執持即謂之無善可乎哉試即愛心之一端言之人之於親莫不知愛凡温凊定省一出於此心之愛也即此愛親之心以反觀焉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謂之無可也然孝子有深愛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恝恝乎不可解於衷者謂之有也非歟

此正明明德新民之實體而爲人心本然之至善也故君子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永保此心而止至善焉非先求一善以安排於中之謂也然則即愛親一端以推之萬善何莫不然而至善之心體可識矣或曰大學前云至善後云正心則心體不可以無善言也明矣而子又不專以有善言之何也曰至善者人心自有之天則應用萬變不齊真體一定不易固通寂感有無而一之者也俗儒執名物故滞於有楊墨䏦

空寂故墮於無孰謂心而可以有無偏言之哉觀大學言有所則心不正而無所則心正可知矣不正則不善而心正則止至善可知矣是心本至善何必言有心本無所安得謂之無善哉予不欲以有無偏言之者謂心體包涵有無原自至善特不可以有所自窒其心耳何也道心惟微雖通微生於思也然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心則無思無不通焉人心有覺雖常覺存乎知也然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心則無知

無不知焉或有以氣定認心者然氣有呼吸心無喘息其殆御氣而不滯於氣者乎或有以凝神見心者然神本不測心則不貳其殆不神之所以為神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固有感即通也然無感非先感非後當其感時其無感者安在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心同發之各當也然未發非內發非外當其發時其未發者何存也無時不然非心乎然時有晝夜心則通晝夜而一之雖與時偕行而心非時也無物不

有非心乎然物有彼我心則合彼我而通之雖因物以付而心非物也以空狀心者謂見無所見得無所得必欲息念以歸空認理爲心者謂即事即理即理即心必欲殫精以析理且不思真空妙理何異同也即此觀之可見是心也非内也非外也亦非内外中間也非生也非滅也亦非生滅接續也非顯也非密也亦非顯密貫通也雖廓然寂然萬象本自森然雖萬感萬應一真渾無增減此心原自至善何可以有無

偏言之哉諒哉心不得而形容也惟其不可形容此心之所以爲至善而不可專以無字象之也若不曰至善而曰無善無惡者其體也不曰止至善而曰不修善不造惡者其功也則五經四書所云元善繼善主善明善擇善之説皆可廢矣立言垂訓者尚其慎之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天地至大也與天地合德者大人也夫天地覆載其

大無根而世未有能窮其際者人以渺然形軀處覆載間謂其德合天地已不勝其惑矣孟子乃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凡民之生孰非赤子則凡爲赤子孰非大人乎哉無怪乎人之惑滋甚矣然其所以惑之甚者豈有他哉聖學不明世之豪傑之士耳故語之以合德天地莫不驚且駭既以爲不敢爲語之以赤子之心雖不忽而易之又以爲不足爲此大人所以不恆有也然天地大矣非大之以覆載之形

體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曾謂乾坤之廣大有外於知能之易簡乎赤子誠小矣然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觀其甫離母懷即能啼號其所以能啼而號者曾學焉否乎哺之以乳即知含咽其所以知含而咽者曾慮焉否乎是赤子之知能即乾坤易簡之知能也若大人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參贊位育皆其能事豈知能獨異於人哉其知也不思而得此知之所以為天明

而無知無不知也其能也不勉而中此能之所以爲

天能而無爲無不爲也故曰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其

中也可見知能一也在乾坤曰至簡至易在大人曰

不思不勉在赤子曰不學不慮一乎二乎欲自觧其

惑者反而思之當自得之矣然此至易至簡不學不

慮者莫得而名狀之謂之純一無僞可也謂之真誠

不雜可也謂之純粹至善可也謂之元精不貳謂之

渾沌未開謂之太璞未琢皆可也孟子即人之所自

有者指爲赤子之心是心也知能所從出也奈何淸竇稍開則知誘物化百誘皆攻機械熟而醇龐漓矣而此心在人終有不可得而泯者試觀一切常人日爲智識營絆以自蔽其本然之良知此心若梏亡之殆盡也一或有所感觸未甞無惻隱羞惡之發果待學之慮之然後惻隱之羞惡之乎泛觀一言一動間之即應感之即通起居食息皆不待學慮而當其則者果何物也人特不肖反躬默識以擴而充之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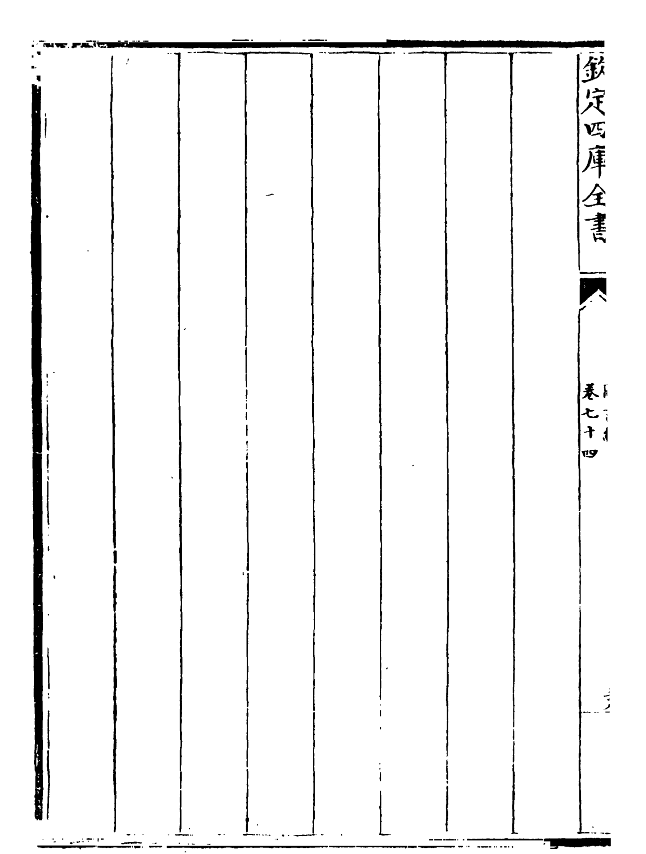
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耳大人則不失此心也謂之不失或減之絲毫失也或加之絲毫亦失也何也此心天然自有無將迎無留滯無内外隱顯圓融透徹流動變化雖絲毫不可得加損者已悉具於赤子之時也故大人與赤子異者自少而壯而老其形體容貌有不同也德行言辭政事文學有不同也富貴貧賤窮通得喪有不同也而其心即赤子之心未之失耳抑豈大人一無所學無所慮乎雖慮以

滿其良知之量其不慮者如故焉不慮而知即不思而得而與易知合德者此也學以滿其良能之量其不學如故焉不學而能即不勉而中而與簡能合德者此也信乎大人與乾坤同其大要在不失赤子之心而已矣或曰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中庸乃云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何歟曰心量無窮盡心之學亦無窮孟子止發明赤子大人若不同而其心一而已矣是心也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此也昭昭之天

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無窮之天也故云
堯舜其猶病諸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也或又曰赤
子之心本已包含無窮之生理而未之露也天地之
大德曰生而大人與之合者只在不失赤子之心而
足矣天地果何心哉曰天地每歲冬至一陽初生曰
復故易謂復見天地之心而萬物資始矣由此時有
春夏秋冬不同而時行物生出震齊巽見離役坤説
兑戰乾勞坎成艮亦以時異要不失乎一陽來復之

初也是天地之心即一陽來復處見之一歲如此歲歲皆然前而往古後而將來靡歲不然然則天地之大生孰非一陽來復之心乎噫是元陽也其端雖甚微而無窮之生意皆從此出但自造化言則云乾知大始云復見天地之心自生民言則云不慮而知云赤子之心自學者言則云復以自知云須是識其真心其實一也惟大人爲能不失所以與天地合也譬之穀種生意已完具於中一得水土而萌芽露焉赤

子其穀之萌芽乎大人其穀之秀而實乎心即穀種是也方其甲柝萌芽而苗秀華實已無一不備及暢茂條達而蕃碩焉却於萌芽未常有所加也雖農功耕耘收穫必以其時而結實之後其穀種則依然如故矣可見收成之穀種固不異乎萌芽之穀種大人之心豈異乎赤子之心哉雖然從其大體爲大人聖學易簡有如此其如心本大而人自小之何



四端人心配合圖

少陽木之性仁寛裕温柔有容少隂木之應也三六

逢元坎離歸極仁至而義達矣乎震金之化

少隂火之性禮齊莊中正有敬少陽火之應也三七

逢元艮兊歸極禮備而仁行矣乎離木之化

太隂金之性義發强剛毅有執太陽金之應也四九

逢元震巽歸極義盡而禮貞矣乎兊火之化

太陽水之性智文理密察有别太隂水之應也一六

逢元乾坤歸極智哲而仁立矣乎坎水之化

水生雲木生風火生暑金生寒　水之木生雷木之火生日火之金生露金之水生月　雲雷生怒風日生喜暑露生哀寒月生樂　水木生仁木火生禮火金生義金水生智　怒合仁水木升而太陰金化達矣喜合禮木火明而少陽木化彰矣哀合義火金和而少陰火化貞矣樂合智金水融而少陽木化流矣

水木父子之仁也火金君臣之義也木火賓主之禮也金水賢否之智也仁至義盡禮恭智揞太和元氣

流行於四時者聖人之天道也

朱子曰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葢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盡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

假合傳會若能黙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涵具萬理而綱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盖孔子時性善之說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

終不足以曉天下于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于是而立葢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隠之心于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葢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

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

四端配合總説

此圖出呂巾石公數段即其説以朱子後二段觀之

自覺渾融葢性不可形容孟子指出四端正見仁義

禮智我所固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中

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意也若以四端截然畫為

界限一一配以卦數方位苟不善體會而執泥名象

未免分裂拘滞之病性學愈晦愈支矣噫天下之言

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後之論性者得無失之鑿乎夫心也性也圖而示之難矣況可穿鑿而支離其説也

見自本心

夫學貴自見不自見非學也然見之難矣見者見自本心見所不可見也未發之中是也故心無形而常善形局形則視理惟形昧矣心無事而常善事狥事則溺心皆事牿矣昧以牿其能見乎雖見見彼非自

見也見彼者自見之障也是以又貴自反也語稱心外無事事外無心者非心事對也正言心之無事也昔有以水波喻者近之心水也事波也非水無波非心無事則唯水唯心而已寧有波有事乎彼昧者見波遂至迷水見事遂至迷心以波怵于目事顯于形故也故即形可以明理不能開局形者之始覩即事可以著心不啓狗事者之深扃非自見之難自反之難矣於是聖人彖靈機于坤復之際又反躬直指喜

怒哀樂之未發於平旦之息焉使人反觀自心波靜之時庶無事之本體可識也反之竅也曰衆人既怵目迷波則與物刃靡將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又寧有波靜之時乎曰平旦之息非人也天也天定民之則也天根未發氣往必歸故生必息息必極而後生中夜者息之極也羣品托命靈樞冲氣造和之大始則定于天萬古不易雖殭陽之壯人心之危其容或過乎故平旦人人有之也平旦之心之清明亦人人

有之也善觀自心者觀之此而已故曰反之竅也觀之惟何曰固自反也若曰心一也平旦之波靜事清好惡靜而幾希著息也旦晝則迷波狗事凶悔吝而弗自覺不息也息不息之效明矣然則使吾常息何旦晝不若平旦哉蓋今而後知天人之中之一致不可過也今而後知旦晝之為之非吾本心不可狗也又今而後知波之即水又知波之必為水之靜非有二也不然平旦晝之一故吾也而幾希何從至耶故

吾睹聞也即所睹聞若有無睹聞者御吾之耳目焉惟睹聞發而不知反聲色始牿矣必反所無睹聞者而慎之吾思慮也即所思慮若有無思慮者端吾之銜勒焉惟思慮發而不知反物始牿矣必反所無思慮者而精之吾喜怒哀樂也即所喜怒哀樂若有無喜怒哀樂者居無事而節是焉惟四者發而不知反情始牿矣必反所無喜怒哀樂者而致之曰得無異平旦矣乎夫無睹聞思慮無喜怒哀樂非別無也感

所不能害故寂知所不能誘故静所謂未發心之所也即睹聞思慮喜怒哀樂之所以然者也是之謂天故天非彼也平旦非時也自心也是以君子曰嚴酬酢若朔之晦子之亥遜志下氣退然止其所焉不敢有毫髮作為於其間也雖化誘牽衆起滅根深憋深窒必澄危以入微淵然還吾生而静以上之天雖意念無從可得斯庶幾吾息之本然斯其自見也已曰君子有天下國家之責有經綸宰割之司早作夜思

猶懼弗給故乾曰惕曰忠信坤曰愼曰敬今奈何息為哉曰此所以為誠敬也深源有雨露不憂無潤也靈根有萌蘖不憂無良也萬古此天地萬古此生生何哉惟其常息故也大傳有言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途雖殊而慮有百亦何由同且一哉為無思慮故也故心寂則感自神慮靜則應自妙目無色牿明矣孰逃吾視耳無聲牿聰矣孰逃吾聽思慮無物牿一矣孰逃吾睿喜樂也天下萬

世公好存也哀愁也天下萬世公惡存也形天下而我無形事天下而我無事此乾所以知始坤所以作成也存此為忠信主此為敬聖人不離此宇宙在乎手存吾眉睫今古不能違體中正仁義之全而參三才以立極者其惟此道哉而今曰奈何息為也是憂天無雨露思以憧憧一百慮也是怵於波而汨於湛也危亦甚矣嗟夫古人闇之今人的之古人復之今人作之不的不亡不作不凶千里毫釐是宜治亂殊

規而古今學術邈乎不相及也胡不亦自反其平旦而深思之也然則復見天地心謂何耶曰復而後天地之心可見也雖然君子必欲見所不可見而後可見者可得復也傳曰不見之中獨見曉焉是謂坤復之際

圖書編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七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陳燧

圖書編卷七十五

明 章潢 撰

朱子性圖

性

善

性無善無往不善

發而中節

不善

惡

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為惡

朱子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葢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又曰伊川云天地儲精

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未感時言耳當此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

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旣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並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

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但言其初未感乎物明道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靜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書藁後補其意曰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為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與夫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

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為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自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别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藴則該動靜而

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為本體靜為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

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

理之發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

答林擇之曰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當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

其常者故嘗以爲靜者性之貞也

按此圖性之統體本無不善而下則以善惡相對言也其實統體無不善發用亦無不善而惡乃善之反非天命之本然也可見善惡不可對待譬之族譜自始祖派下宗子庶子自有分別不可以嫡庶兩派對分爲族譜定式况嫡長爲宗子一而已矣而旁支派衍可勝窮哉孟子七篇一言以蔽之曰道性善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率性之謂道率

此也惟仁義禮智我所固有所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動自露其端是怵惕惻隱即性善之本真而納交要譽乃其轉念漸流於惡耳奚可以惻隱納交相對待耶惟其善也靜固善也動亦善也動而後有不善者非其性善之本真非其祖傳之嫡長也水之源固清也流亦清也而後有濁者固不可不謂之水非其源頭之本濁也亦非源頭本清而其流則有清濁兩派之對分也若以貞而靜者屬之未感動而

妄者屬之感是又以感與未感分善惡矣豈真知性者哉故孟子不于性上分體分用分靜分動只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孩提知能之良愛親敬長固此仁義之性衆人日夜之息平旦好惡亦此仁義之良所以認定性本善情亦本善才亦本善而其功夫只在直養無害雖諸說紛紛不煩辨解性學于是乎定矣噫儒學本夫

知性知天養性事天性善之外更何事多言以滋後學之惑

古今言性考

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易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大學傳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

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

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

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義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内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

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内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内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内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

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

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令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

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

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程伯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

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不知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

也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見天地所生之物雖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道便只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之性此所

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性亦是生生不已之意

天只是以生為道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

覺悟便是性性靜者可以為學

程叔子曰問喜怒出於天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何如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過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洶洶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明道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别作一般事説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言人性命者别作一般高遠説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之知非内也今之

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性同乎曰性字不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禀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禀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然者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

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其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别之合而言之皆道也别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

智具而體著矣

橫渠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龜山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天命之善本

是無人欲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揚雄云學所以修性先生曰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惟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上蔡謝氏曰佛氏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纔有意便

不能與天為一便非天性

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朱子曰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

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於氣質之中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

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

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

陸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此性此道與堯舜元不異若其才則有不同學者當量力度德

學問若有一毫夾帶便屬私小而不正大與道不相似矣仁之於父子固也然以舜而有瞽瞍命安在哉故舜不委之於命必使底豫允若則有性焉豈不於此而驗陽明王先生曰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

也聰明睿智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

天理無内外性無内外故學無内外講習討論未嘗

非内也反觀内省未嘗遺其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内省為求之於内是以己性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能知其性之無内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

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内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

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

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說纔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困知記曰天命之謂性自其受氣之初言也率性之謂道自其成形之後言也蓋形氣既成人則率其人之性而爲人之道物則率其物之性而爲物之道鈞是也而道又不同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分之殊也於此可見君子之

道鮮矣者蓋君子之道乃中節之和天下之逹道也

必從事於修道之教然後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

戒懼慎獨所以修道也

性字圖

性

性字

性一而已矣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地人得之為人物得之為物三才各足萬類各正無古今無夷夏無形聲無終始無内外無隠顯語大莫載語小莫破而其生生者無瞬息停也自人得之為人也在心之思為睿在目之視為明在耳之聽為聰在口之言為從在貌之動為恭遇父子而親遇君臣而義遇兄弟而序遇夫婦而别遇朋友而信遇事物之感觸而喜怒

哀樂一真渾然有感即見無聖狂智愚無少壯老死無豐嗇城增隨在異名而其生生者無瞬息停也夫性之為性也高深玄遠廣大無際窺之不可得而見存之不可得而執而謂之生生何哉葢古人制字象形會意莫不有深義存焉性從心從生則謂性為心之生生不息者此也雖淵淵浩浩莫測其端俛然其為時行為物育天地此生生也為聰明為惻怛人心此生生也否則一息不生天地幾乎毀矣況於人乎

哉或曰無徵不信謂性為生理于何而証之也不知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者也我固有之也性也所以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惟其根之深是以隨所感而生則惡可已也觀諸孩提本之為不學不慮之良者一也然遇親而愛生焉一性之仁所由生也遇長而敬生焉一性之義所由生也孩提莫不然也觀諸衆人具之為不忍不為者一也然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生焉非仁性之生生乎不受嘑蹴之食而羞惡

生焉非義性之生生乎衆人莫不然也以至賔主交而悚然恭敬生于性所固有之禮也賢否别而昭然是非生于性所固有之知也自四端以及萬善莫不然也此所以謂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利即生之逹順也所以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善即生之自然也山之性水之性皆此生機也是盈天地間皆此性之生機而人皆莫之覺焉耳或曰生之謂性告子有是言矣孟夫子

胡為而闢之也不知孟子非闢其言也知其于大生之中無所分辨果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而知性之未真故以食色為性乃有仁內義外之惑也不然形色天性與食色性也之說何異況告子食色性也之說或指氣言則已昧乎繼善之本真矣雖云生即氣也性之外無氣氣之外無性而專於氣上言之則資始流形各正性命人與禽獸所異幾希何在耶且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孰為之敦化孰為

之川流至于絪緼化生則氣固萬殊矣然氣之流行一本之天命之自然者性也人皆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而氣不得以拘之即論語性相近是也即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是也雖二氣紛擾參差不齊而心之生生不息一而已矣試觀天地化生萬物之生理人心初發意念之生機有一不善者乎孟子即夜氣以驗人性之善亦曰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若夫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

好是謂拂人之性者此則牿亡之後習氣使然也豈夜氣生息之真機天命之本然哉是故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生生不息者本自於穆本自不已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惟知天地生物之心於穆不已則知天之命則知此性之生生又不可分性氣而二之矣說者又以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曰生生之謂易易也性也果何所分别哉殊不知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會而

通之則性善之所承繼者得非一陰一陽生生不測之道乎又曰夫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孰謂神易非吾性乎是故求其名則天命之謂性生生之謂易究其義則性固天命之生生而貞一不雜者也易即天命之生生而變化不窮者也易也性也天也一也故曰知性則知天

性善

古今論性者紛然不齊孟子一言以蔽之曰性善是

性善一言果足以盡性之藴乎諸家之説果皆邪説淫詞不足與言性乎葢性一也有指其源而言之者有指其流而言之者有指其末流之逺而言之者又有不得已合源流而並言之者謂非言性則不可謂其知性之本源而其言有功於世終不若孟氏道性善之簡而盡也何也維皇上帝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此性學之所自來未聞有善不善之説由上之人無異教下之人無異學而天下同歸於善則性學固無

待於多言也時至戰國處士橫議性學之晦也甚矣姑即諸家之說觀之有所謂性無善無不善者非止言其源乎有所謂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者非止言其流乎有所謂有性善有性不善者非止言其末流之弊乎有所謂為我至於無君兼愛至於無父執中至於無權非各執其偏見而舉一廢百者乎其餘杞柳湍水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說均之為一偏而非知性之全者故孟氏直從天命之本源而言之曰善

凡諸家或言其源或言其流或言其末流之弊或言其源流之同皆不與之辨是非論同異惟性善一言真有以砥砥柱障狂瀾而功不在禹下也但天載無聲無臭不可得而窺也乃自其所發端者驗之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以遡其流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皆吾性之順應以探其源而仁義禮智一皆吾性之本真覲之孩提而知愛知敬無不同也觀

之衆人而乍見孺子入井無不同也覩之於行道乞人而不受嘑蹴之食無不同也惟其性善之同此所以人皆可為堯舜而充之可以保四海也此豈孟子之獨見乎孔子係易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氏願學孔子而其言豈無所本乎是故性善之説一倡凡諸論紛紛者歸諸一矣柰何人心好異性道難聞其餘不著不察者吾無論已秦漢而下若荀若董若揚若韓若歐俱一代巨擘不

曰性惡則曰性者生之質不曰善惡混則曰性有三品曰聖人性非所先且佛氏見性之說使天下高明之士羣然爭犇走之若洪水滔滔將胥天下陷溺於頽波中而莫之覺矣宋儒欲倡明孔孟之學以正人心熄邪說宜乎一宗性善之旨以挽其流而歸之中也已吾嘗得之程氏焉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是亦言性之源也曰善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譬之水清是水濁亦不可不謂之水

是亦言性之流也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是又合性之源流而並言之也言雖不同無非發明孟氏之旨然張子氣質之性尤為後儒所信從焉是果發孟氏所未發乎予故曰不若孟氏之言簡而盡蓋不獨為戰國言也嗟夫由宋以來士之識界守固者或偏於剛或偏於柔而委罪於氣質之性者固不能遡流窮源以窺乎性善之蘊然求之高曠虛寂者謂修性不修命萬刼英靈難入聖

岐性命而二之其説不攻自破獨佛氏謂性覺真空性空真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若將探性之源頭以示人其説彌近理而大亂真也或又從而和之是率天下而歸於虛寂之教矣為世道計者果以氣質之性為定論乎則生之謂性可獨非也果以性無善無惡為定論乎則無善無不善必在所取矣苟曰不然則羣然喙斯人之未見性也吾且無論其見性與否深慨孟氏之學不明於斯世而人皆敢於呶呶

公為異說一至斯也安得真信孟氏性善之旨者與之共學乎孟氏之學

性無善無惡

三代而前教必本之上也間有異學不過支離駁雜其說為易辨三代而後教率由乎下也人人得為異學而且高深玄遠其說至於不可窮夫惟易辨則其所眩惑者止於淺陋之夫爾惟其不可窮詰斯聰明俊慧之士莫不沉心邁往反為之增樹赤幟而廣淵

藪焉學之弊可勝言哉粤稽皇降而帝帝降而王世道若愈趨愈下而性學無不同也故民各率其性以從夫上之教而虞之謡曰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周之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此所以熈熈皥皥道德一風俗同而三代已前未聞性學之辨也非不辨也率性之教同而無待於言也廹王降而霸則假仁假義未免違道以干譽矣然仁義出于假借則夫人莫不知之雖老氏之

流其學以自然爲宗而孔子未深辨想其説亦未之倡焉況柔謙恬淡其去吾性道尚未逺也至戰國處士横議其縱横闔闢之談不足與較獨楊子爲我之義墨子兼愛之仁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似是實非孟子不得不力詆之使斯道皎如中天之日以有孔孟性善之學在也自孟氏沒而學益多枝百家榛蕪不可枚舉佛氏乘其弊乃倡爲單提直指專明性宗以無念無相無住無著爲祖派而性無善無惡之

說所自出也雖宋儒理學大明亦多有自彼教中來者至謂人性本自虛寂反援聖人經典以緣飾之可乎哉試舉五經四書所言觀之果與佛氏同乎否也何也無方無體言神易也無聲無臭言天載也無好無惡遵王道也不識不知順帝則也無適無莫義與比也不睹不聞未嘗不戒懼也不言不動未嘗不敬信也不學不慮未嘗不愛敬也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言哀樂之相生也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言聖人之從容而中道也可見聖人之言無也果欲人之歸於無哉雖至於無內外無隱顯謂性本通內外隱顯而一之者也無動靜無語默謂性本通動靜語默而一之者也無古今無人我謂性本通古今人我而一之者也彼云性無善無惡果通善惡而一之謂乎程伯子曰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正欲人反求默識不可徒求諸言焉耳非以無為宗也佛氏惟其宗無故以天

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以父子兄弟夫婦為假相以色聲香味觸法為根塵必欲脫離之而後已而凡不修善騰騰不造惡此所以謂不思善不思惡正是本來面目人特患其不見性耳一見之而又何假於修習之功哉嗟乎惟其有見於性本無善也本無惡也所以學亦不修善也不造惡也一言以蔽之曰無而已矣若吾孔氏之學固不言有無而至善得非其宗乎方其寂然不動固無善惡之象而未發之中

謂非天性之至善所當止者乎是故宗孔孟止至善之教者慎無惑於釋氏之說

氣質之性

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是下民之常性皆上帝之降衷公明正直無有頗僻者也然未有人而無氣質者故孟子謂形色天性也是氣質即天性也故謂聖人惟能踐形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有物有則即形色天性之

謂也以天性無有不善故孔子謂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又曰仁者人也人者天地之心孰謂形色天性之外又别有天地之性乎夫徵之詩書孔孟明訓昭然性固合有無隱顯内外精粗而一之者也至後儒乃謂有氣質之性玩其辭意幾微之間相去殆霄壤矣何也人不能離氣質以有生性不能外氣質以别賦也彼天太虚也氣也地大塊也質也天地之氣質渾渾淪淪六合之内充塞無間天

地之性安在哉人即小天地也若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則未有人而無其形者亦止得其氣質之性已爾而天命之性又安在哉文武周公皆天縱之聖其止至善則一而已矣若止論其氣度即令想像而擬議之雖父子兄弟聚于一堂不無緩急剛柔之别曾謂聖人無氣質乎哉况自天地人分而言之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仁義性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果天止得其氣地

止得其質惟人獨得仁義之性而又兼夫氣質之性乎茍非真能知性知天不為名義纏縛而直窮到底謂氣即性性即氣混然無别固不可矣謂氣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氣亦不免裂性與氣而二之也何怪其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自二其性哉或曰義理之性孟子道性善是也氣質之性孔子性相近是也性善則一而矣孔子謂之相近何也曰孔子係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成不外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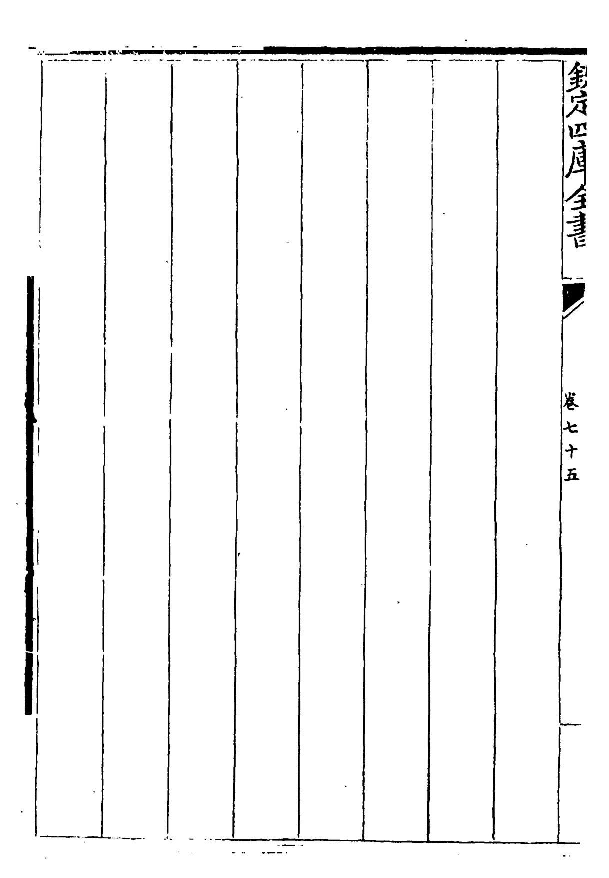
陰陽之氣而謂之性善固已有明徵矣魯論二十篇孔子言性止一見之耳何為不以理義至善者示人而衹示以氣質之性又何為不歸咎氣質而獨歸咎於習耶殊不知善與惡則相遠矣而相近云者正謂其善之微有不齊爾即孩提襯之愛敬性也其所以愛雖不齊而愛相近焉其所以敬雖不齊而敬相近焉非愛與不愛敬與不敬相近之謂也亦非以孩提氣質未免尚有理義之性故不慮之良知不學之良

能一本諸天性之真及其長也氣質壯盛乃盡變其知能之良一從乎氣質之性也豈獨孩提為然人至為穿窬盜賊必非氣質之美矣吾恐乍見孺子入井其惻隱尚相近焉不受嘑蹴其羞惡尚相近焉不然胡為加之以惡名即艴然不悅也特習日遠而廉恥日喪以至牿亡之殆盡耳後之儒者乃不從心之生機以認性反指習之漸漬為氣質而使人皆藉口于善惡相近之性耶或曰性善一而已矣而有不齊焉

何也曰天地化生游氣紛擾參差萬殊故人之所禀清濁厚薄亦因以異是不齊者氣質也非氣質之性也善乎陽明先生曰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一桶者有得一甕者局于氣也氣質有清濁厚薄强弱之不同性則一也能擴而充之器不能拘矣信斯言也氣質萬有不齊性則一也水不因器之拘而變其潤下之性人性豈因氣質之拘而變其本然之善哉是氣也質也性也分言之可也兼言之

可也謂氣質天性可也謂為氣質之性則非矣謂人當養性以變化其氣質可也謂變化氣質之性以存天地理義之性則非矣嗚呼天命之謂性性本善也率性之謂道順乎性善之自然也自性有天地氣質之分而人不信乎天命至善之本體矣自善反氣質之性以存天地之性之説興而人不信乎率性之功矣况孔孟本欲合物則仁人形色天性而一之宋儒未免析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二之二説不容並立

果一之乎抑二之乎當必有辨之者矣柰何孔孟之教不明不行人人自諉於氣質之性而莫知自變其習也何怪性學之愈晦哉



甘泉湛氏心性圖

上下四方之宇

心
敬始
性
未發之中
情
已發之和
仁之端
義之端
禮之端
智之端
萬事萬物天地
敬終
心

古今往來之宙

心性圖說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仁義禮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謂之四端端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發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

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者耳終之敬者即始之敬而不息者也曰何以小圈曰心無所不貫也曰何以大圈曰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實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夫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内外心亦無内外極言之耳矣故謂内為本而外天地萬物以為心者小之為心也甚矣

心性總論

聖人之學心性之學也學聖人之學而于心性未深

知焉欲求作聖也難矣茲因同志辨論迺備舉經傳及儒先訓解而會通之以求歸一之旨將謂心性無二義也存心養性動心忍性孟子嘗對舉而言之將析之為二歟陸子則謂情性心才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且先舉其不同者言之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然虛氣曷從分析而知覺又從何來與之合也曰在天為性在人為心然性本各足于人而心獨不原之天耶程子謂心也性也

天也一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朱子謂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所具之理此皆以理爲主也先儒于心即理則疑之固貿諸理義悅心未胗合也于性即理則信之然易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人謂順性命之理而理性寧無層架之疑乎于是理之辨析入秋毫以氣言之知覺運動人與物同以理言之仁義禮智人與物異蓋謂心之虚靈知覺一而

已矣所以為知覺者不同信斯言也心乃知覺運動之氣也非理也已彼生之為性固不可以知覺運動之心混人與犬牛而無别矣然知覺知也運動能也孩提不學不慮之能知果專屬之心而無與于性不失赤子之心者非盡性之大人哉且性則人與物異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曾何人物之異也甚矣理氣分而心性裂矣然則有指良知為性者有指覺為性者果知性之言乎但性而專以覺言則天命之謂性

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穆命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穆穆非性乎自誠明謂之性明即覺性也誠非性乎孟子謂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亦有覺乎或有專言心者曰心統性情而以心統性諒非確論或有專言性者曰性之本然者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而心可專以有形拘之耶至謂道心常為一身之主人心每聽命焉不幾于析心性而二之乎而析心性為二者乃

云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何怪心性愈不明也嘗于五經而究聖訓之所自焉言心自舜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非即人與道以分心也蓋心一也循人之形氣則危循道之自然則微精一執中正欲一循乎道也夫率性之謂道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道也中也非性而何觀文王于六十四卦獨于坎彖指心象示人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蓋坎之畫象一陽在中何其微也二陰在外何其危也

坎本險維心亨所以不可無精一執中之功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心之謂與危微係乎操舍之間故孟子一言以蔽之學問只在求放心後之言心者此其的也言性自湯始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孔子係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相近正言性善微有不齊非善與惡相近也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孟子祖之則曰性善至驗其性之善又只

在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此非言性之所自來耶學者于此㑹其立言之旨言性則心在其中言心則性在其内即如大學非遺性也至善即性也不然何以正心必先于致知而格物也中庸非遺心也戒謹恐懼非慎其心之獨知而何或曰心性合一明矣性為心體情為心用不愈見其合一之妙乎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心如是性如是若以情性為心之體用是二之也程子謂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

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言心即所以言性無二義也樂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非心之寂乎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動非心之感乎發與未發中和異名敦化川流小大一德心性本一豈待合之而然哉或曰心性一也存養可並進乎曰心性不可岐而二實不可混然而無別也孟子謂盡其心者知其性即其上下語意苟心有未盡則性不可得而知矣所以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孔子謂回

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于此徹底瞭然庶幾存養一齊俱到矣或曰心性特字義之别歟曰名義何可勝窮如一人胞中仁義禮智喜怒哀樂孝弟忠信知覺才能精氣魂魄雖皓首窮年未易悉也姑自心性二字求之則前舉經傳及先儒之語亦以備矣果能不以辭害意而得意忘言更何必别為之說哉是故自心而言心天君也所以為人之主宰而神明不測包括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浩浩乎一體無間者無内外無

小大也自性而言性天真也所以爲心之生理而純粹至善天地之發育古今之化生肫肫乎一真不雜者無方體無聲臭也雖然即心即性謂性即心體運用于心者即性之發用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特心性本體淵淵浩浩不可窺測故易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人云復以自知者此也孟子謂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以即乍見孺子入井以觀不忍人之心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以驗仁義

禮智之端循其言以反求諸身亦在人之深造自得耳否則執辭迷真轉語滋惑何取于言哉或曰學誠不在言詮但心性乃吾身所自有者而吾莫之知盍自此身之最近易者以啟其端乎曰心性本近易也反之此身目之視本明耳之聽本聰遇親自能愛遇長自能敬雖欲須史離之有不能離者曾有近易於心性者乎試即動于四體最無意味者與子詳之手足形也手之持足之行氣也手足行持其脉絡條緒

秩然不亂者理也行持之氣之理一齊俱在無後先無餘欠無間隙也隨其輕重而舉手以持之隨其險夷而舉足以行之手足由其主宰而炯然不昧者心也手之持也自然而卷舒足之行也自然而疾徐不待安排布置而恬然順適原自有天則者性也行持隨其感觸而順以應者情也或一念在持或一念欲行者意也意將動于行持而其初甚微者幾也于其所當行持而經綸紬繹者思也率其自然行持而日

用不窮各有攸當者道也或行或持變動生生而不息者易也流行于行持之間而妙用不測者神也知其所當行持而灼有定見其知覺本之心也順其知持知行之自然而不由揣度非性之知性之覺乎能其所當行持而卓有定力其才能本之心也順其能持能行之自然而不俟矯拂非性之才性之能乎惟其一本乎自然之性此所以謂之良知良能此所以謂之良心也然行持各有定分手足統之良心其所

以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自天而言默有以宰是行持者帝也即一行持之末其確然仁者乾也隤然順者坤也渾淪冲漠而莫知其端倪者太極也要之一物異名推而廣之不可窮詰其實只手持足行之一端心性具備所以孔子謂人者天地之心孟子謂形色天性何必舍人身之近易而求心性於空寂之歸也雖然惟其一物異名則名愈多而實愈離異學淪虛寂俗學汩煩雜其所以渾虛實通寂感合有無隱顯

而一貫者不可得而名故孔子于大學統天下國家身心意知而名之為物大學之道其要只在致知格物安得真從事于心性者與之共此格物之學

盡心知性

千古發明心性之學至孟子七篇盡之矣論本源則道性善是也論工夫則求放心是也合而言之則盡其心者知其性是也然心未易盡也惟反覆七篇以研究之則盡心之旨尚易明焉何也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而知皆擴充若火然泉達則足保四海以心本無窮故盡心之功亦無所不用其極而人皆可為堯舜者此也是盡之云者非徒完其太虛之量已也君盡君道臣盡臣道然而不可以他求也若親喪固所自盡之謂也自不忍達之於其所忍自不為達之於其所為充類至義之盡直至穿窬之類乃盡之之道也如舜盡事親之道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要亦自盡其心耳然心本人所同具宜乎人人能盡之也而盡

心者每難其人此曷故哉人自昧乎孩提知愛知敬之天性耳彼人生而静已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性果終不可知哉葢真知雖原于自性而稽諸七篇之中以反求諸身亦自有可知者在焉是故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利非他也即所性之自然而然者不由一毫矯强增損各當其天則是也亦非自孟子始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性非故之利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

好是懿德好德非故之利歟所以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此孟子言性之大旨也仁義禮智其善之藴于性者渾然寂然未易以形容而惻隱辭讓羞惡是非其善之見于情者油然爍然不容以終掩情一出于自然故之利也人性自然之善不可知矣乎是即不慮不學而愛敬之出于自然者驗諸孩提為本良則知親親長長而仁義之本乎自性者達之天下為不異信乎自然而然性之所以為善

人自放其心而不知求耳會而通之求放心若專舉
夫學問之功然必本之仁人心也則是求放心正以
求仁而言盡心即所以言性善矣道性善若專指其
本然之體而稽之成覸顔淵公明儀則有為者亦若
是何嘗遺盡心哉凡乍見怵惕不屑嘑蹴不忍觳觫
無非即故之利以明性善使人自盡其心焉耳故又
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其旨更約而顯也不
止此也言心而曰良心本心仁義之心不忍人之心

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言存心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不失赤子之心合盡心知性而一以貫之其言葢諄諄矣否則云大人不失其心可也曷為而云不失赤子之心哉心本同也曷為而指禮義為同然之心哉得意忘言顧人之深造自得何如耳或曰心性體本一致故知盡功必相須也明矣然性不待乎思為乃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何如曰思以通微正以通乎所知所盡之竅

妙也故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者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思則得之即得乎仁義禮智之理此才之所以善也盡心即盡乎所性之善苟思有不齊其何以知而盡之況易謂何思何慮一致百慮正謂此也或曰故本利情本善也盡心不廢乎思而大學正心必先誠意意與情有別歟曰情者性之見也感之即通原不待乎思維意者心之發也起必有為每積成乎念慮可見性情皆屬自然情雖萬感不足以累性

心意必有運用意或一滯多足以蔽心虞廷危微孔門操舍皆致儆於斯也敢謂心意性情本一物也字義偶有不齊而弗之講哉或曰生之謂性不免認氣以為性矣孟子即夜氣以驗良心而善養浩然之氣所以不動心也且人心之靈乘氣機以出入而氣無與于性歟曰試觀六合虛曠昭融物我天地混無間隔氣外無性離氣則性亦何從而見之哉故孟子指平旦之氣以觀仁義之心仁義即性也配義與道勿

助勿忘養氣非養性而何或曰心性固宜明辨而盡心知性或各有所長亦有不必兩全者歟曰既真知為物不貳不貳之則不是矣柰何仁知異見頓漸各宗故世之言盡心者多雜以智力反嗤知性為玄談所以縱能强制亦可謂難矣而終於神理自增障蔽世之言知性者率尚乎玄虛反鄙盡心為强作所以一遇經綸紛錯不免隔礙虛空則人惡足以治天下國家其始也懋掀揭之雄圖恣色空之妙解摽門立

戶似有足觀其既也氣隨于持久見墮于空觀影響
馳驅竟無實得幸而孟氏之教具在也浮靄安足以
蔽中天之赤日哉

窮理盡性至命

學必反諸已而後可以全其真必原諸天而後可以
求其至非歧已與天而二之也言本諸天非不宏衍
而與邃也茍不着已未免為玄妙之虛談行反諸躬
非不忠愿而切實也茍不知天未免為安排之懿行

此學之所以無成也況大成乎是故言學至於窮理盡性至命無餘藴矣然民自初生至永終知有已而已矣已之所以生生于宇宙間者非理性命乎是理本已之理也性本已之性也命本已之命也不待外求而自足由已不由人者也況其在已者孰不知理為天理性為天性命為天命而一毫人力不與哉但吾之所謂反已本天非徒妙解玄見已也必用力克已真知一切之皆天奉天時行真能一切之由已庶

乎理可窮性可盡命可至而血氣心知純乎天矣葢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命即性理之本原也一陰一陽繼善成性性即命理之賦受也冲漠無朕萬象森羅理即性命之條理也窮之者毫髮瑩徹窮其性命之條理萬殊一本也盡之者元善完足盡其命理之賦受萬物一體也至之者天人合真至乎性理之根本萬化一原也可見命也性也理也即天也即巳也性命理外無天亦無巳也真信此者則理之窮窮巳之

條理無淆雜焉而事物皆天理也性之盡盡巳之賦受無餘欠焉而形色一天性也命之至至巳之本原而安汝止焉盈虛消息一天命也妙三無而非寂總萬有而同歸故程伯子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一物也又曰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第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則性命亦可了何也譬之水焉萬派朝宗於海則窮矣會萬派而點滴不滲則盡水到海而源流渾融淵淵浩浩莫知涯涘斯其至矣學必

如是已一天矣無纖毫人力矣孔子五十知天命知我其天豈易言哉雖然下學于此信未易言而上達者達此耳外此非聖學也世之學者則不然非尚知見而了徹乎圓空則好鑽研而剖離乎元樸聰慧卓絶者亦知命性理一而已矣謂不睹聞其體也無思無為其用也勿忘勿助長其功也無可無不可其極也聽其言似乎知性而知天而反諸身則全無所交涉矣故禀賦頴慧者類視此為空寂而于天下事事物

物必殫精竭思以析其精如命本一也則曰命有以理言者元亨利貞各有條緒有以氣言者窮通夭壽各有限制惟命既有二則不得不曰如之何而以義安命聽其氣數之適然如之何而盡心知命以窺其性理之本然茲皆賢知之士也寧知其原一分則其支派可勝言哉故以理氣分命不得不以理氣分性有所謂天地之性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有所謂氣質之性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然

而氣質之性又有剛柔善惡之差有得木之性則偏于仁而或塞於義有得金之性則偏于義而或塞于仁禮知至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其間雜揉又萬有不齊故今之論性者何止三品而知性愈難也嗚呼五性感通善惡分善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荀子性惡之說幾與孟子性善之說交相勝矣所以曰善惡皆天理也惡有惡之理置勿論已如仁義禮智各有條理有仁之仁仁之義仁之禮仁之知有知之知知之

仁知之義知之禮身心萬善已不可窮詰矣且有一物即有一物之理也如木有木之理得水則生得土則榮得火則燃得金則尅之類高下散殊羣分類聚可勝窮哉且在物為理以吾之心窮物之理縱殫生平精力以研磨而强探之不能究竟萬一又何有於性之盡命之至也雖皮之自視非不曰反諸已本之天也其實竭在已之力而與性理之自然者相背馳窮在天之理而于在已之性命無與也後世聖學鮮人有曰然矣或曰窮理

盡性至命信一以貫之矣孟子知天事天立命非三等之學歟曰知天即窮理之謂事天即盡性之謂立命即至命之謂而能立斯可至也孟子本欲一之其如後儒紛紛好異何

性理幾善惡

問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未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决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後

幾善惡之圖

誠
幾
善幾
惡幾

此明周子之意

誠
幾
善幾
惡幾

此證胡子之失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末上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

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出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絶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于一途而保有天命矣于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天理人欲同一源未發之

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
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

幾善惡

道具於性學莫要於知性惟知其性則知幾其神矣
是故知幾之學雖自孔子發之遡之虞廷其君臣相
儆戒一則曰惟時惟幾一則曰惟幾惟康幾之有關
於學也亦切矣哉嘗讀性理見幾圖二周子曰誠無
爲幾善惡若有類于胡子同體異用之説周則善出

于正惡則出于偏而胡則善惡竝出其所以是周非胡已有定論然善惡果二幾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幾即其動而未分有無之間者也性非幾之原乎周子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又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以善惡言性亦以善惡言幾也然聖學莫不以孔孟爲宗也孔子言幾乃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言性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惟其以善言性故以吉

言幾未聞吉凶之並見也孟子論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以怵惕惻隱之初動者驗人心之本善也若轉念而有納交要譽惡聲之私則非乍見之初念矣又論仁義良心而觀之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亦以好惡之初動于平旦者驗人心之本善也苟非梏之反覆違禽獸不遠者未聞平旦發念之即惡矣是孔孟之言一歸於善

周與胡意雖不盡同而同歸于善惡之相兼也令反身默識其初發之機果吉之先見乎惡相近之幾希乎抑亦善惡之並見乎然仁義禮智信性也五行各一其性則水仁火禮金義水智而土信也果陽多者剛陰多者柔稍多者偏甚多者惡此所以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乎得木氣重者則惻隠之心常多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所塞而不發斯人也果屑于嘑蹴之食而卄受之乎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惻隠

辭讓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斯人也果乍見孺子入井而必無怵惕惻隱之心乎況性之剛善柔善者則幾之所發果一於善也抑亦有惡幾乎剛惡柔惡者幾之所發果一於惡也間亦有善幾乎使幾之發動一由於剛柔善惡之性則又何取於幾也耶凡若此者皆因其辭而反覆以辨明之也如以其辭而已矣則周與孔孟之旨信乎其不同矣嗚呼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惟會其立言之意觀之圖說所謂太極

通書所謂誠所謂中是即性之統體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真信其純粹而至善也則所謂五性感動剛柔善惡不過自萬物各具一太極萬物各具一性者言之而幾善惡又自萬物各具一性之流行不同者言之若其大本大源則誠與太極之謂也合圖說通書之全而不泥其辭周子與孔孟何異哉且通書首章其論性命之原固有所自而幾善惡之下

即云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
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而其所以分五性别
善惡者不可以意會也耶不然五行在物木不可以
同乎金水不可以同之火其性似不可合而五德之
在一人統謂之性其未感動之前則仁義禮智信且
莫得而名之又烏有善惡之分耶讀周子圖說通書
惟會其原於誠與太極而性善之說亦無容辨矣或
曰義理之性一于善氣質之性善惡兼其旨意本有

不同至謂幾為吉之先見非神之不知而幾善惡正以勉人之去惡還善也言雖不同何傷哉殊不知義理氣質無二性也性善幾亦善者一也若曰性既有義理氣質之分而氣質之性又有剛柔善惡之別則性已分之為三矣剛善柔善剛惡柔惡其幾又有善惡之辨其參差不齊又何止萬殊哉此孔孟之言所以簡而易也噫聖人與塗人一者此性也此幾也塗人可為聖人者亦此性也此幾也雖拘蔽染污之極

可以反而之善者亦恃此性此幾有未盡泯者在也若謂善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善是幾惡亦不可不謂之幾則是以初念與轉念而並言之曷若清其源使流自不濁者之為愈哉譬之論宗法非謂宗中無嫡庶亦非謂小宗之嫡庶可無辨也其要莫先於立宗子焉惟追原始祖所自出而大宗之派惟嫡惟長則宗子立而宗人之正出旁支自有能別之者苟宗子混於宗人之中而嫡庶難

明祇欲日日講明宗法吾不知也吾欲由孔孟之教以求明宗法云耳曷敢於濂溪先生致毫髮疑哉若曰人皆有不善之幾學當遏人欲存天理此明善復初之教也凡有志于學者誰得而背之

研幾

書有幾康時幾萬幾之訓易有見幾知幾研幾之教幾之所係誠至重也孔子曰吉之先見周子曰幾善惡前已詳之矣又曰幾者動之微曰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得非指人心初動之念而言之乎夫道心惟微念雖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何其微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孔子許其庶幾而証諸不遠復也然則動而稍涉於有形則非微矣非微則非幾矣彼以念動為幾者寧無辨乎但知幾其神乃在乎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而上下之交特夫人日用之常耳幾果專指初念而言之乎中庸謂至誠如神善不善必先知者則由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而四體

所動之微即幾也屯六三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又以事幾言矣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引伸觸類何莫不然心無内外幾亦無内外也何也念之微動于中者未嘗不暴著其形迹事之微動於外者未嘗不著察于淵衷故周子亦謂幾動于彼誠動于此則彼此内外凡動之微何莫非幾何莫非心也此所以一日二日萬幾而無時無幾惟幾惟康知之宜先見之宜豫也否則動而既形即涉粗跡周書惓

惓於冐貢非幾之戒正以非幾則其動已顯不微則凶已彰又安足以窺有無動靜微顯之神道哉雖然知幾其神矣夫何事于極深而研幾也葢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是見幾之豫必本之于介石也觀惟幾惟康必曰安汝止惟時惟幾必曰敕天命一日二日萬幾必曰兢兢業業則是兢業敕天安止孰非介石之義哉然而周子乃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

凶之幾何也葢幾本動之微而通微則生于思故思不出位即安止介石之謂也此所以研幾必有賴于通微之思而研慮即所以研幾茍思不極深其何以沉幾而先物哉諒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天下之動貞乎一幾亦一而已一致百慮君子惡庸已於思誠之功

圖書編卷七十五